

儿子与他的藏族阿爸一家

张淑敏



“阿爸！阿爸！”儿子在我怀中，手抓脚蹬奋力挣扎，声嘶力竭地呼喊着。且增夫妇泪流满面，一次次扑向车门，呼喊着孩子名字。他们追车奔跑的身影，成了四十年前离开西藏时，我最刻骨铭心的画面，至今仍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记忆犹新。

1971年，我离开河南老家，踏上了去往西藏之路。从此，我的青春在高原绽放，在那里度过了14个春秋。在这美好的岁月里，我有了自己热爱的事业，成为一名新西藏的建设者，而且结婚成家。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与藏族同胞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这情谊，如同高原的雪山般厚重而绵长。

1977年，我的儿子出生了，幼小的孩子适应不了高原气候，我只好把他寄养在内地母亲家里。1981年，我把儿子带回西藏。刚到西藏时，由于高原缺氧、水土不服，他呼吸困难，经常腹泻不止，变得面黄肌瘦，身体纤弱。我当时工作忙，又常常下乡，只好把他送进了县托儿所。从此，我的儿子与他的藏族阿爸一家结下了不解之缘。

托儿所的阿姨次且撒姆，与她在仁布县政府担任会计的丈夫且增，还有他们可爱的女儿德吉桑姆，他们一家待人热忱，淳朴善良，像高原上的格桑花，总把温暖传递给身边人，是有名的好人家。

每天早饭后，我把儿子送到次且撒姆那里，她便用那条用彩色氍毹编织的、绣着细密的吉祥结图案的藏式背带，将孩子稳稳背起，带到三、四千米外的县托儿所去。就这样，无论是风雨交加，还是烈日严寒，从春到夏，从夏到冬，她都背着我的孩子往返于这条路上。几年间，背带坏了再换，不知换了多少条！

从托儿所回来后，儿子总会被次且撒姆先带回她家。“我的宝贝回来了！”且增阿爸高兴地迎上去，把他高高举起，再轻轻地放在自己左腿上。且增从小因得小儿麻痹症，右腿不能弯曲，无论走路和坐着，都是一条腿直着。“从前有个聪明的小猴子，在雪山里找到了宝……”他逗得孩子咯咯直笑；姐姐德吉桑姆给他买来很多好吃的东西和玩具，塞满他的小手。次且撒姆阿妈更是耐心地，一口一口喂他喝香甜的酥油茶。在这个家，儿子成了被捧在手心里的宝贝；阿爸的腿是他的舒适“座椅”，阿妈怀里是他温暖的“港湾”，姐姐的书包里永远藏着给他的惊喜。没过多久，孩子就吃得像熊猫一样圆滚滚的，脸上也有了高原上特有的红晕。他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我们去接他时，他要么躲藏起来，要么就抱着且增阿爸的腿哭着不走。且增夫妇总是笑着挽留：“孩子在这里好着呢，就让他在这里住下吧。”见他们视如己出，也为了孩子健康成长，我便放心将孩子托付给了这个充满爱的家庭。

孩子 是联结两家的纽带，长期的互

相交往，我们和且增一家也成了好朋友。我们经常串门、聊天、吃饭。当他们对表示感谢时，且增总说：“孩子在这里，给我们带来了欢乐，他是我们的开心果，我们很高兴。”

1983年，我因病需要住院治疗。我走了，儿子怎么办？且增夫妇得知后，握住我的手说：“小张啦，治病要紧，孩子就放我们这里，会照顾好的，你就放心吧。”看着他们慈祥的面容，听着这沉甸甸的承诺，我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在我住院的半年时间内，且增和妻子次且撒姆一道，带着我的儿子，两次从仁布县翻山越岭到医院来看我。从仁布县到日喀则市，要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岗巴拉山口，乘卡车需要颠簸六七个小时。当且增迈那条不方便的腿，将儿子送到我面前时，我又惊喜又感动。且增说：“知道你很想念儿子，我们就把他带来让你看看。”“我的好朋友，真是辛苦你们了！谢谢！谢谢！”我紧紧握住他们的手，泪水直流。

1984年，我因身体原因被批准内调。当我拿到内调通知时，心里愁肠百结。我知道，这意味着，我要永远离开了生活了十四年的高原，离开那些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的藏族同胞，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涌上心头。临行时，车前挤满了前来送行的同事和老乡，阿家央宗捧着青稞酒，为我倒了一杯又一杯，副县长琼珍为我献上了洁白的哈达，我们含泪相拥依依惜别。

且增一家也到车前相送，就发生了文章开头的那心碎的一幕。车在那凝重

的气氛中缓缓开动了，我隔窗后望，且增正迈着那条伤腿，艰难地、趑趄着追在车后，次且撒姆的头巾被风吹走，露出了散乱的头发，德吉桑姆一手挽着阿爸，一手牵着阿妈，使劲地往后拽着他们，满眼是泪水和不舍。我紧抱着哭闹的孩子，自己也泪如雨下。我深深地理解：这几年来，他们对儿子视如己出，现在突然离开，这份离别，该是何等锥心？

回到内地后，我开始了新的工作，儿子也在慢慢长大。我时常想念西藏的领导、同事，更想念且增他们一家，也曾试图与他们取得联系。但那时交通不便，也没有现代通讯设备，联络困难，一封封书信如石沉大海，以至失去了联系。

2006年，火车开到了西藏，儿子也已参加了工作，他想念远方的且增阿爸，几次和我们商量，上西藏去找他的且增阿爸，我们都很支持。经多方打听，终于有了且增夫妇的消息，却是噩耗：“且增两口子已逝世多年”。如晴天霹雳，让我们悲痛不已。认亲的计划落空了，再见亲人一面的机会没有了，我们陷入深深的自责、惋惜和愧疚中。

格桑花谢了又开，雅鲁藏布江水奔流不息。转眼几十年过去了。每当忆起高原岁月，我总会被许许多多藏族同胞的真挚所打动。尤其，忘不了且增一家对我们的深情厚意。他们把我的儿子视如己出，将身弱多病的幼子抚养成健康活泼的孩子。我相信，无论时光如何流逝，这份跨越民族的情谊，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

紫川线

寄给春天

欧兢兢

年末的夜
我伏在案前
提笔写信
信纸似一片未化的雪
承载着心底的念

我把过往的疲惫与迷茫
折叠进字里行间
那些未圆的梦
未解的结
都随墨香飘散

我寄给春天一缕期盼
盼它带着暖阳的温柔
融化冬的残霜
让沉睡的种子
破土生长

我寄给春天一声歌唱
歌里是生命的倔强
是破茧成蝶的渴望
是寒冬后
新生的力量

春天啊
你快些来吧
带着希望，带着芬芳
让这封信，化作一缕风
在你身旁，轻轻吟唱

冬季的西藏，远处静默的雪山和高而远的天空，让时间显得格外漫长，一切都不紧不慢，山上的小草和低矮的灌木收回了夏天的热烈，把浓浓的绿意缩回根部，积蓄着明年的欢腾。静默山脉连绵着，像巨人干燥却孔武有力的肌肉。

每当这个时候，黎明和黄昏，空中呼啸着飞过一片一片斑头雁，它们声势浩大，时而变换着队形，声音沙哑而悲切，它们提醒着我，可以倒数回家的日子了。

以前在县里的时候，步行二十几分钟就能到达雅鲁藏布江边，我的室友是和我一起分过来的小姑娘，我们对西藏同样充满了好奇、向往，心中也满是对未来的迷茫。那时候，县里的生活单调也艰苦，我们一边努力装扮着“家徒四壁”的住处，一边采购锅碗瓢盆学习做饭，一边适应着工作。我们经常会在一阵手忙脚乱后，对着依然难以咽下的饭菜露出苦涩的笑，也经常在和家人朋友打完电话后，躲进被窝偷偷抹眼泪。那时去江边散步，便成为我们饭后唯一的娱乐活动。

去江边的小路上种了两排柳树，是西藏特有的一种柳树，它不似贺知章所写的“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那般柔情蜜意，也不似李白笔下“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中那般飘零凄迷，它的枝短而硬，枝干像一支有力的手从地底探出，遒劲地伸向天空，它不抱怨环境，也不索取任何，就那么指向天空。

路上，我们还会经过一个水渠，渠水哗哗流淌，在安静的田野里格外动听，水渠边经常会有一两头牛悠闲地吃草，它们头顶着一簇或红或白的毛线球，看到我们走近就停下所有动作，呆呆瞪着我们，再慢慢转头目送我们走远，等我们走开便会听到它脖子下的铃铛“叮叮”作响，偶尔还会打一个鼻响。有时，我们会和它们打招呼：“嗨，牛兄，你好！”它也只是瞪我们，我们咯咯笑着走开。

走到江边，有时我们会打水漂玩，大多数时候只是看着江水沉默不语，宽阔的江面在阳光照耀下闪着粼粼波光，美得说不出话。山在江对面望着我们，陪我们静默，江风把少女的心事带给山听，带给江水听，江水又一浪一浪，把我们的答案推回我们脚边。大自然就是有这样的魔力，不管我们有再多的心事，在江边远眺一会，所有烦恼都会被吸纳干净，取而代之的是江面一样的澄澈。每每看到这样的大好河山，我都不禁生出“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的感慨，人类在千千万万年之久的山川河流面前，真是“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

那也是我们第一次度过这样的冬季，柳树的叶子重新回归大地，接受新一轮的重生。有一天，



雁子回时

默默

那条小路两边的田野突然聒噪起来，我们在学校里都听得到。问了人才知道，是黄鸭和斑头雁，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一放学我便匆匆赶往小路和江边，作为陕西姑娘，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雁，只见两边原本光秃秃的田地里，大片大片的黄鸭和斑头雁栖息着，嘎嘎的叫声此起彼伏，好不热闹！但只要我们稍一走近，它们就惊叫着飞远了。我们两个也跑起来，想看清它们的样子。就这样，飞起一片又一大片，我们被这热闹而欢腾的场面感染，开始边跑边喊。高原上跑起来格外累，我们没跑多久，就跑不动了，停下来哈哈大笑，更喘不上气来了。

到了江边，江里也游着些鸭，我们开始对着江大声呐喊，她喊：“啊！我要勇敢一点！”我喊：“啊~我们是最棒的！”那天，江水被夕阳映得通红，它也被我们的激情感染了！

转眼十几年过去，我已经经历了十几次雁去雁回，但我的内心再也不迷茫，褪去了少年的青涩与稚嫩，更坚定，更从容，我的工作从来都不是“毫无成就感”，而是“润物细无声”的静待花开。那份对家的思念，就让大雁替我传回吧。

红叶似火

唐晓光撰



朗玛堆谐的创新表达

——评舞蹈《哎玛噶》

达娃拉姆

在第二届西藏艺术节上，女子群舞《哎玛噶》凭借其“传统又非传统”的美学，打破了传统歌舞朗玛堆谐固有的程式化表达；在精神内涵上赋予了传统朗玛堆谐新的生命力，以其独特的艺术张力与深厚的文化底蕴脱颖而出。

编创团队并未停留在对传统歌舞朗玛堆谐宫廷舞蹈韵律的简单复刻上，而是从朗玛堆谐的沉稳步法、躬身行礼等肢体语言中提炼出“古韵精髓”，将其转化为舞蹈的精神内核，展现出惊人的艺术智慧，完美诠释了西藏舞蹈艺术如何在文化传承的根基上开出现代艺术之花。

在动作的表现上，舞蹈《哎玛噶》精准提炼了传统朗玛堆谐中的精髓动作——擦步、踏步、摆手、行礼、躬身等，在作品中不断变化使用，使拉萨妇女的那份典雅、庄重举手投足间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画面的构图上，通过复调与卡农等编排技法，同时呈现多组造型：横排直

面的个体造型、躬身与串铃的情感展示、领舞与群舞的对话、流动中的顿停等。通过多层次画面构图呈现出不同时空场景，每一帧画面都有编创者所要传递的特定寓意。

在情感的深化上，舞者通过串铃与内心细腻的情感表达、歌声的引入，以及每一个姿态、每一次转身、领舞与手中串铃的交流，都饱含着深意。躬身行礼，手捧串铃擦步，眼神的传递与串铃的转动，将藏族女性的坚韧特质外化为可感可触的舞蹈语汇，将内心的情感通过外化的舞蹈表达得淋漓尽致。

为保证作品的艺术水准，编创团队系统研究朗玛堆谐的舞蹈动作与音乐、服饰、舞台灯光的合理运用，查阅文献资料、咨询民俗专家，不断完善作品结构，最终实现了音乐、服饰、道具的统一。

朗玛堆谐的服饰为整部舞蹈表演增色添彩，传统服饰在舞台灯光的照耀下显得更加神秘古朴。服装面料的选择

上，严格甄选传统羊绒材质，天然的质感与温暖的色泽，为舞蹈赋予了厚重的文化底蕴，而其中最出彩之处在于色彩斑斓、宽大醒目的“邦典”，与精致的配饰相得益彰，为舞者群体增添了独一无二的迷人魅力，尽显藏族服饰文化的独特风情。这也使传统拉萨妇女服装样式在《哎玛噶》中得以艺术性复原，这种服饰复原不仅重现了历史场景，更让传统工艺在当代审美中重获新生，是民族服饰文化的一次重要活态呈现。

传统音乐给予朗玛堆谐最美的灵魂。一部优秀的舞蹈作品，音乐编排是其不可或缺的关键部分。在舞蹈《哎玛噶》中，传统的朗玛堆谐乐器如扎念琴、笛子、串铃等与典型的朗玛堆谐旋律完美融合，创造出无间的和谐。该作品的音乐在承袭传统朗玛堆谐音乐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展和二次加工，同时融入了女声演唱，营造出既熟悉又新颖的审美体验。当典型的朗玛堆谐旋律响起时，舞

者的动作更显沉稳厚重，擦步与躬身传递出拉萨妇女的典雅，特别是在舞蹈作品中加入的女声演唱，让舞蹈更具拉萨特色与魅力。

在清脆的铃声中，舞者手持串铃仿佛化身天地间的精灵，在歌声中、在舞台上的流动与顿停间充满对自然的礼赞与对未来的希冀，在画面的变化、在情感的交替中，音乐与舞蹈情绪层层递进，最终推向精神升华，给观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编导的匠心独运还体现在对串铃这一道具的深度开掘上。清脆的铃声不仅点缀着节奏，更在舞者手中化为连接古今的精神密码；每一次转动都是文化符号的升华，串联起拉萨妇女“敬畏自然”与“憧憬生活”的双重精神维度。小巧的串铃，成为舞蹈作品中的点睛之笔，为整部作品注入了特有的思想内涵。

朗玛堆谐承载着藏族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哎玛噶》的成功证明了舞蹈绝不仅是身体的律动，更是对文化的传承。只有在新时代的语境中尊重、传承并发展传统，才能让观众强烈地感受到传统舞蹈艺术的穿透力，深化观众对朗玛堆谐歌舞与文化根源的理解，使其焕发新的生机。

文艺评论
WENYIPINGLUN